

家乡李子红

□ 杨春飞

如今,市场上的李子,个头越来越大,味道越来越甜,颜色越来越鲜,外形也越来越好看,但买回家品尝后,却总觉得缺少了几时的味道……

最近,老家的李子长得格外好,姜开李将尽,脆红李又接续登场了。今年春季遭遇倒春寒,元宵节过后的一场大雪冻死了刚出土的土豆苗,导致土豆几乎颗粒无收。然而,尚在花期的李树却丝毫未受到影响,反而绽放出比白雪更皎洁的花朵,叫人心也宽慰了些。

姜开李,在我的贵州农村老家又叫“土李子”。自记事起,这便是村里最常见的李子品种之一。它非常适合山区生长,树干能蹿到老高,枝丫也极茂盛,结出的果子更无需打药,绿色又健康。

记得童年时,每逢暑假,爬李树、摘李子是我快乐时光。仲夏时节暑气蒸腾,那时物资匮乏,零食稀少,即便只是寻常水果也堪称奢侈。我家山坡上种着几棵李

树,最高的那株足有四五米,在幼小的我眼里,宛如参天巨木。好在此树枝丫横生,连孩童也能攀爬而上。树梢的李子,因晒足了阳光,长得最为饱满,味道也格外清甜。攀至树顶时,颇有几分“一览众山小”的意境。夏风劲疾,吹得整株树左右摇晃,人在高处不由得心头发紧。

立秋后,姜开李几乎落尽了,余下的或被鸟儿啄食,或自然零落成泥。上周归家时,姜开李已尽数凋零,脆红李却正当时。门前的几株脆红李长势喜人,累累果实缀满了枝头,一幅丰收的好景致。路人行经于此,常在红艳艳的李子下驻足,信手摘几颗尝鲜。母亲也常感叹:如今李子不再是稀罕物,即便自家所种,见人采摘也无人计较。现在的孩童们,早被更甜更刺激的零食所俘获,不愿再尝这质朴的滋味了。

门前这几株李树年岁不大,大概是四五年前由政府统一分发给村

民的。树身不高,最壮的也才两三米,密密匝匝的果实已将枝干压弯,有的枝条甚至垂到了地上。李子经日晒透出了红晕,有些已呈深紫色。脆红李的果期长,能一直吃到玉米收完。记得有一年大旱,因缺水结出的李子格外瘦小,我竟也吃了好几周才吃完。

熟软的李子即便表皮光洁,掰开多半藏着虫。母亲说这虫是果内自生的,但我摘下几个软果细看时,发现它的表面皆有细小孔洞——原来是飞虫将卵产入果肉,任其在内孕育生长。李树为自保分泌出了果脂封住虫洞。我专挑硬实的李子,果皮覆着薄薄白霜,拭净后光泽温润,与市售品大不相同。入口清脆酸甜,嚼尽果肉吐出果核,好不过瘾。

李子性凉不可贪食,浅尝辄止才好,否则容易腹泻。可每次望见枝头那诱人的红果,总忍不住摘几颗含在口中,让童年的滋味再漫上舌尖,漫上心头……



我在秋风中与田野对视

□ 王军

我在秋风中与田野对视

稻浪翻涌

千万株金穗在夕照中低语

那沙沙声响

宛若大地母亲哼唱的丰收谣

田垄尽头

老屋如沉思的老者踟蹰

炊烟袅袅升起

那些青灰色的记忆丝线

正在暮色中编织往事的经纬

忽然

四十年前的灶台在烟缕中苏醒

柴火在灶膛里绽开温暖的橘色牡丹

母亲额前的汗珠坠落在铁锅边缘

“嗤”地一声

炸开满天带着油香的晚霞

有农人扛着锄头从霞光里走来

他脸上的沟壑

藏着四季轮回的密码

当我们目光相触的刹那

整个秋天的重量

都落在相视一笑里

我与田野久久对视

秋风便以稻香为墨

在我掌心誊写大地的诗行

无边的田野把金黄的诺言

一穗穗缀满我的衣裳

我虔诚地屈膝

任感恩的籽粒从指缝滑落

深深埋进这片孕育生命的土壤

瓜藤牵起的旧时光

□ 王波

逛早市时,蔬果摊前的南瓜撞进眼帘——青的带浅绿纹,黄的泛暖橙光,镀着秋阳的暖橙色,活脱脱一群蹲在摊头的小灯笼。指尖触到粗糙的瓜皮,那纹理如干涸的河床,忽然牵出姥姥家前院的南瓜藤,那些裹着瓜香的童年时光,一下子涌到眼前。

姥姥家在村北头,鹅卵石院墙围出的前院,总留着一片厚实的泥土。每年春分刚过,姥爷一定要翻地种南瓜。他把去年留下的籽儿摊在竹筛里,晒到咬着酥脆,再用温水泡软之后,一粒粒挑出鼓皮饱满的,撒进新翻的土里,还非得拌上自家沤好的鸡粪。他常说:“南瓜实诚,喂饱了才肯长。”阳光落在他花白的眉毛上,像碎银子似的,亮

晶晶的。

不过半月,嫩红的芽尖顶开土皮,托着两片鹅黄的子叶。再过些日子,藤蔓探出身子,卷须如婴儿的手指,向虚空中摸索。姥爷早已搭好了木架,那是他用枯竹枝绑成的矮棚,藤蔓沿着麻绳向上爬,一路留下毛茸茸的绿意。风一过,叶片背面的银绒翻出来,地上的光斑碎碎地晃。我总追着红蜻蜓绕架痴跑,常不小心踩坏侧芽。姥爷从不恼,只蹲下身扶正嫩茎,把我抱到青石凳上:“藤是南瓜的腿,踩疼了,它就不肯结瓜啦。”有一次,我故意把卷须掰向反方向,隔日再去看,它自己又慢慢绕了回来。姥爷笑得眼睛眯成缝:“这藤啊,比你还倔。”

入夏,南瓜开花。明黄的花朵躲在阔叶之下,带小瓜纽的是雌花,长着细长花梗的是雄花。清早露水重,姥姥摘几朵雌花,轻轻对着雌花授粉。她总会留几朵最艳的,插进堂屋桌上的玻璃瓶,说:“这是救急的菜,荒年时能顶一顿。”记忆里那个夏天极热,菜园里的叶菜都耷拉了,我和表哥吵着没菜下饭。姥姥摘来带露的南瓜花,掐去花芯,在调好的面糊里一滚,滑进热油。“滋啦”一声,香气窜得满院都是。炸好的南瓜花外酥里嫩,我俩顾不得烫,抢着往嘴里塞。之后几天,她又变着法儿做了南瓜花豆腐汤、南瓜花烙饼,吃得我们满嘴生香。姥爷抿一口小酒,叹道:“南瓜这东西,浑身是宝,清热养胃哩。”

初秋,南瓜熟了。木架上垂着青、黄、橙、红各色的瓜,最大的那个怕有二十斤重。姥姥选圆润的蒸了,满院子都是朴实的甜香。空口吃已极美味,若蘸一点白糖,能甜得人眯起眼。表哥最馋南瓜糯米糕,软糯的糕体裹着豆沙,一口下去都不舍得嚼。姥姥还常熬南瓜小米粥,撒一把红枣、几粒桂圆,咕嘟咕嘟熬出蜜色。姥爷收工回来,喝上一碗,额角的汗还没干,眉间的倦意却已松开了。我总蹲在灶边等第一碗,姥姥会偷偷多给我舀两颗桂圆,低声说:“补脑子的,将来考大学。”

前年在西安回民街,我也见过卖南瓜的大叔。他推着锃亮的不锈钢锅,里头煮着大块的南瓜,压成泥再兑上蜂蜜,甜得规规矩矩。我尝了一口,却莫名想起姥姥那个柴火灶上蒸出来的瓜,皮裂开的地方会沁出糖汁。后来在咸阳,我还吃过南瓜甑糕、南瓜饼夹肉,味道不差,手艺也精细,可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大约是姥姥厨房里那股挥之不去的烟火气,和那一份为我们忙碌的真心。

如今姥姥不在了,老院的南瓜架也早已拆了。可每次见到南瓜,我总会想起姥爷弯腰点种时的认真,想起姥姥炸南瓜花时被油星惊到的笑容,想起我和表哥抢食烫得直跳脚的热闹。那些清贫却饱满的岁月里,南瓜默默装着全家人最朴素的爱,变成我心底最柔软的记忆。即便走得再远,那一刻的甜,仍足以暖透半生。

